

# 时代美和艺术美的交融

◆朱大建

## ——史诗美术展《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作品欣赏

### 艺言堂

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五千年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努力追赶时代潮流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是一部历经激烈的血与火的冲突，思想理论的狂飙激荡，社会螺旋式坎坷发展，不断修正错误后找到正确道路取得伟大进步的历史。

96年前，13位平均年龄为28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上海的一所石库门房子里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从此中华民族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历经28年艰难曲折前赴后继，终于在天安门城楼升起五星红旗，建立起新中国！而后，又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征程。一个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古老民族，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远看近观这样赤子般的初心和历经艰难的实践，这样壮阔的历史和时代，确实会让人由衷产生浓郁的美感。

从美术史来看，历史和时代的洪流也在考验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能否进步，能否在现代文明环境下具有革故鼎新的旺盛生命力。

一幅幅地欣赏拥有史诗气质的美展《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96幅作品，由衷感到中国的艺术家也出色地交出了答卷。

石奇人的《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作品中，作者依据史料，画了13位一大代表围坐在长桌旁讨论的情形，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坐在在一旁，毛泽东在做记录，两位代表警惕地注视着大门，代表们凝重的表情，无形中的紧张气氛，逼真又艺术地描绘出一大召开的场景。

俞云阶的《吾土吾民》，画面上5位老者简朴的衣着，沧桑的面容，花白的胡须，低垂的眼睛，痛苦又坚毅的神情，寓意灾难深重又顽强不屈的中国人民。画中人物整体造型



■ 陆俨少《新安江上》



■ 程十发《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于全世界》



■ 俞云阶的《吾土吾民》

呈现出碑石般的庄重感。色彩以褐色调为主，近乎单调，表现出俞云阶扎实的素描功底，此画作于1948年，是俞云阶毕业后的人物油画作品。

张培成的《五卅运动》，上百个略有夸张变形的人物挤压在一起，重重叠叠，像一幅浮雕。人物表情冷峻愤怒中有一点木讷拙朴，画面上人物的长衫、旗袍、短褂、肥腿裤、礼帽都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现出上海上世纪20年代所特有的感觉，画家将隐藏于物象背后的那种精神意境，艺术地表达出来了。

程十发《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于全世界》艺术记录了毛泽东接见亚非拉各国朋友的场景，人们身着各民族服装，欢笑起舞，画面色彩艳丽。画家传统艺术功底深厚，以线描设色勾勒出一个个不同的人物，神态各异，动感十足，气氛欢乐。

吴湖帆《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用他功力深厚的画山水常用的卷云法，画出一朵美丽又逼真的蘑菇云，令人观之震撼。我想，艺术家在画这朵云彩时，内心一定是

充满了自豪感，这朵威力无比的蘑菇云，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真实写照。

林风眠的《轧钢》，红红的钢水呈圆弧形流动，着白色制服的工人正在面带微笑工作，画面呈现一种轻松优雅的趣味。以前一直看多的是林风眠画的仕女，鸳鸯，山水，极其唯美。而艺术家去工厂下生活，画出的工人也是那样的别致富有情趣。

陆俨少的《新安江上》，高山顶上的高压电线，是艺术家用画山水的书法长线条拉出来的，水电站，高压线，和四周的山水村庄融合在一起，是那么的和谐。

这次美展，展出陈逸飞和魏景山合作的两幅画，《攻占总统府》场面宏伟，人物众多，动感十足，张力巨大，解放军前赴后继往上冲，以及那面被风鼓起的红旗让人印象深刻。我曾经采访过陈逸飞，听他说过，陈逸飞为了画出总统府屋顶石块斑斑驳驳的感觉，特地去工地上搬了一块类似的石板到他的画室，反复临摹。而那幅《开路先锋》，虽然画于“文革”时期，但是画家追求美的初心不变，违

抗当时所谓“红、光、亮”的教条，在画出人物的器宇轩昂之外，在天边画一弧美丽的彩虹，画了工人腰间一枚闪亮的铜哨子，正是艺术家对美的细节不懈的追求，使得这幅画“红”了几十年，经久不衰。

邱瑞敏、石奇人、马宏道的《畅想浦江》是一幅三联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坐在浦江的游轮上，在凝神思考，画面主景，是陆家嘴东方明珠的一个圆球，人物前方，是南浦大桥划出一个圆弧，人物后方，是南浦大桥划出一个圆弧。三个圆弧衬托出近景中的邓小平。这个画面的艺术构思，让人看了叫绝。

概而言之，展览中的96幅画，都是策展人千挑万挑选出来的经典艺术品。

策展人用“门”来穿起这96幅画，也是很美的创意。96年前，在上海石库门里开会的13位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了全国的50多个党员，历经28年奋斗，最终改变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面貌。从石库门，到窑洞门，到天安门，到复兴之门，显示中华民族灿烂的前景。

策展人请出著名诗人赵丽宏，写了一首散文诗代替前言，也是一种美的创意。苏轼曾评论唐朝诗人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的诗，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一幅幅美丽的画。林黛玉教香菱写诗，专门以此为例。中国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诗是想象中的画，画是有形态的诗。而赵丽宏的诗《通向光明的门》，也不负众望，以美的想象，美的语言，歌咏通向光明的道路。“在黑暗中，一道耀眼的光，射穿夜幕，照亮了混沌的大地。窃火者，高举着燃烧的火炬，在荆棘遍地的丛林，在没有道路的荒原，寻找一条通向光明的路。”“往前走，大道在前，江海在前。往前走，旭日在前，光明在前。每一次结束，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开始，都是伟大的启程，永远听不见尾声……”

这首诗，也是一幅令人遐想的无形又美丽的画。

这次史诗气质的展览，是美的时代，美的画，美的诗，美的创意的交融。

## 上海何不办个陶瓷艺术双年展？

◆林明杰

### 林距离

第二届上海国际陶瓷柴烧艺术节近日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举办。柴烧作为人类最古老的陶瓷烧制法，如今由于各种原因，已很少用于批量化的生产中。但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效果，却依然吸引着人们。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内拥有上海唯一的一个柴窑教学基地，也由此生发出吸引国内外大量陶瓷艺术界人士的交流。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备前烧至今保持着古老的柴烧法，但从柴烧节的展览中，我看到欧美、东南亚各国也有大量坚持柴烧的陶艺家，而且风格多样。

上海这个在历史上并没有出过著名窑口的地方，这些年来，无形中已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名窑”。

最早由画家们发起的申窑，至今已坚持20余年了，据悉即将升级换代，有新的发展。

画家陈家冷独立创办的冷窑，形成了相当成熟的艺术风格和烧制技术，不久前其作品还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并被收藏。

李宇宇创办的汉光瓷，其釉下彩装饰技术突破了传统1400℃瓷器的色系局限，其光泽度、透光度等指标

均刷新了世界瓷器的纪录，可以说是中国瓷在技术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陈逸飞也是上海最早的瓷窑创办者之一，而且已显现了他在该领域的非凡才华，可惜随着他的去世，逸飞窑也仅存于田子坊里的一块标牌了。而陈逸飞当年的瓷绘作品也难得一见。

上海的瓷窑几乎都具有艺术背景，因为它们最早多为画家们热爱尝试在瓷器上作画而创办起来的。它们规模大小不一。小到可以放在阳台上的电窑，大的如华府艺术空间的“上海御窑”，不仅有类似现代化车间一样的制作空间和设施，还有巨大仓储空间，“囤积”了大量艺术家的作品。

上海的名画家几乎很少没有玩过瓷的。现在还逐渐形成了一些专门推动艺术家创作陶瓷的艺术空间和推动人，如陈海波、祁和亮、熊景兰等，他们在推动中国当代陶瓷的国际交流、市场影响和学术探讨等领域各具特色。

自古以来，中国陶瓷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成就，不仅有能工巧匠的技术，同样重要的还有文士阶层的积极参与和引领，使得中国陶瓷具有艺术灵魂，呈现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和审美观。

上海艺术家对陶瓷的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上海陶瓷自身的都市艺术风格，被认为给中国当代陶瓷注入的

艺术新空气、新灵感。

不过，上海大大小小的艺术窑也还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如有的窑虽然拥有较强的艺术家阵容，但大多是偶尔玩票，缺乏对陶瓷工艺的深入了解和探索，最终从陶瓷技术的角度经不起推敲，显得有点“粗制滥造”。而有的窑虽然具有良好的设备和工匠，但艺术家的力量又不足，缺乏艺术高度。而且几乎所有的窑，都缺乏对器型设计的研究力度，至今鲜见在艺术陶瓷造型上的创造性成果。

迄今上海到底有多少窑，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过统计。上海艺术窑口缺乏交流平台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一个小小的柴窑就能吸引数十个国家艺术家的汇聚。上海已形成了这么多艺术“名窑”，何不发起一个类似上海艺术陶瓷博览会或上海艺术当代陶瓷双年展之类的，以陶瓷作为当今新的艺术媒介手段，进行新艺术和技术的探索。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比较全面地欣赏到当今海上各窑的艺术成果，起到相互交流、借鉴、推动的作用，势必还能进一步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家一起投入到将自身艺术创作与陶瓷结合的探索中来，这对未来艺术潮流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值得期待的。

### 艺语中的



■ 伦勃朗18岁创作的“感觉”系列之一《触觉》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正在龙美术馆举行的“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莱顿收藏荷兰黄金时代名作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与国内的其他展览相比，除了展品的珍贵之外，整个展厅的布置也是别具一格，特别是灯光的巧妙运用，更是带来了非常

强烈的视觉效果，以及震人心魄的心理感受。

作为世界著名的绘画大师，伦勃朗在绘画上继承和发扬了卡拉瓦乔的明暗对比手法，运用光线来塑造形体表现空间。光线在他笔下是万能的，他能够运用来自不同方向的光，引导视觉产生不同的效果，他把光源集中在在了某一个最重要的部位，让其他细节都削弱在阴影之中，每一笔都透露出敏锐的观察力。因而，当我们在欣赏伦勃朗的作品时，如果不能很好地通过展厅的灯光进行还原的话，是很难体会到其作品的精湛。

伦勃朗的时代，是一个稀缺“光”的时代。特别是当时的荷兰气候潮湿，常年阴雨，光对于荷兰人而言十分珍贵。传闻在一个雨天后，伦勃朗走到风车旁，恰好乌云散开，转动的扇叶、动态的阴影、灿烂的阳光给了伦勃朗非一般的体验。正是因为这个契机，他执着一生不断地创作光影的变换。因而，当我们今天走进“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的世界时，我们只有体会了光，才能更好地看懂这些作品。

知道光的稀缺，才更懂这些画

◆王宇佳